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紀事三

秦士錄

明宋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

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遭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

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泰定間德王軌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

之閻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  
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  
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  
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  
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  
體為已甚東西諸蠻雖曰稱臣奉貢垂黃屋左纛稱制  
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  
橫磨劍伐之則東西至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

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  
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  
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  
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缺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  
命給予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  
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  
犇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失已而煙塵障天但見雙  
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漉漉滴王撫髀懼曰

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  
一時至比之王鏃鎗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  
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角鐵  
肋不使立勛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  
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  
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  
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葉治中歷官紀

宋濂

予舊與鄭玉待制交聞談括蒼葉侯之政為詳及識屠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已嘖嘖歎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為人有不可企及嗚呼循吏之績不白於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



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  
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嘗兩上南宮生一鳴國  
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為處  
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咸通史學善談古今治  
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間集藏於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嘗  
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  
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嶷嶷異凡子天歷  
元年始踰弱齡即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

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懾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  
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  
江浙行中書宣使寇起臨漳朝廷命辨章拜布哈公往  
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為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  
薦侯為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  
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  
署尹事歙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  
恒持縣官短長頤指而氣使之即不從其禍立至侯不

為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健丞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冢巡邏吏往驗柩旁得染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即捕來拷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真盜來得釋巡邏吏恐其訴寃也復嗾盜入之侯匿來他所偽使人服來衣巾出與盜對盜遙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為誰盜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

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為盜以侯為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黠民攬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為利部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黠民遽賕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為辭侯恐或傳為例剝民必甚亟言於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歛產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於民而以廉惡者中官官不受又重賦於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歛

糧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糧民深患苦之  
侯請以錢米兼賦於軍夏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  
辟為掾從右丞呼圖克布哈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綏徠  
之令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  
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  
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宮  
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  
禮碩士為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畸招弟子員而廩

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  
升降退坐論堂申飭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  
侯見印文廉隅太明顧吏曰爾何為刻偽印耶吏色動  
侯即訊之吏叩頭伏辜侯曰偽者非止爾汝能引一人  
以自贖則無辜矣吏喜具簡贖以對侯逮至庭下語之  
如語吏自是輾轉而獲一月間得偽縣印一十有八稅  
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遣之唯扑其最後者  
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浹日內民以

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侯曰  
其肉還可食耶抑棄之也民曰焉敢棄之每下其直以  
歸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  
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  
於腰侯取視大鍬鉞一皂角葶蔴子各四侯曰此非毒  
牛具耶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鉞鉞牛牛輒  
腫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  
縣地鄰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市廛剽鹵特

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床坐  
溪澣具牛酒勞之戒刺船者毋薄岸即薄岸者有罰縣  
民持梃循岸立以數計者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  
令勇卒以俟舟至輒上之侯親帥弓箭夫擊鉦鼓走溪  
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羣胥囊橐於家  
互蠱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  
為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即細書牌陰令  
就逮其人往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



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闕嚴毅慎許可深喜  
侯之行事以上尊酒勞侯者再復命侯墾田龍泉召有  
田之家履畷而實之驗民糧多寡以定科徭滿六斛者  
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糧事亦視其數為差事成移婺  
之武義侯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憲史書來撓政者  
侯掛之屋壁不啟封信行遠邇凡競土田及爭地不葬  
親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僭侯  
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

屬無所苦朝夕恒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矣日望其歸  
有不得也輒相與齋咨實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造侯  
庭鴈行立再拜以申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為之泣下觀  
者皆太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具彩舟來迎溪中舟尾  
相啣百餘里不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鄰郡有警欲新  
金華城僉謂非侯不能摠其役要復輟以命侯行中書  
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聞階轉承務郎憲府  
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辨童薩木丹巴勒公師平徽饒辟

侯為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州州民素熟侯詣辨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文公廟宅燬於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未葺而弗亟圖遂規運而一新之絲毫不以煩民民大悅歲侵道殣相望時楮幣澀不行侯權令富民賣米以收之復煮淖糜以食饑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活者甚眾其所收楮幣侯為言於右丞赫赫公作茶課輸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辨章還杭時青田吳德

祥嘯衆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婦女日殺傷亡筭處溫婺  
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  
辟侯攝同知處州提管府事往安定之或勸侯寇情難  
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匹馬行從以數蒼頭逕  
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岩穴歸依侯以居  
諸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使  
君紿爾大兵旦夕且至善為爾計莫若劫使君以自安  
吳德祥信之欲為變項生留之頗聞其事急趣侯避

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歸我若去其如彼何  
饑虎見肉其暴輒止爾冠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噍  
類吾縱苟活義弗忍為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  
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槊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  
曰爾來欲何為張惟德跪而請曰山中氓德明公厚欲  
見且久思屈玉趾一幸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即行  
爾汝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畢遂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  
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張饗餼甚盛時命伶人陳

襍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為陳禍福逆順鑿鑿不少厭羣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椎牛豕宴侯送還州城先是黃壇寇列砦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領喜曰天殆使吾平此寇也侯既歸寤寐亦不忘去時麗水之礮磴青田之廬茨皆大盜所巢有衆號數萬侯謂不翦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叅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

溢統兵討礮磔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魁十餘人衆欲進殲之侯及二叅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餘皆良民家因脇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齏粉耶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遁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蘆茨蘆茨既平寇所俘旁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糧

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承舊階改處州路總  
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偽將軍李夾等十人三月  
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皆降復引兵圍長坂寇  
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烹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  
玉帛乞助於三校羣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  
銳卒至三岱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衝擊之寇敗  
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搗周興屯支坳  
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為十道以扼其吭宋茂



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興山山下翼以七營竭力  
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端安出其背  
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尚餘  
千皆壯銳善戰樹大旗出跳鬪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  
不動賊帥操鉅戟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  
退擒偽將軍七人至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  
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村吳德祥父子自縊  
於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黃壇

悉平昔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腰笏代民  
為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剡茶以免權筦之病耳又其  
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  
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尚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  
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  
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知  
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予雖不敏頗以文字為職業不敢  
喑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

傳循良吏者

書博雞者事 高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嘆守即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

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籍貧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猝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

欲要篡以歸博雜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鬪否則  
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  
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衆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  
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  
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  
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讎污使君使罷汝罪宜  
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  
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雜者因告

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  
寃未白也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  
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  
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  
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劉給事

胡廣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入寇下詔  
親征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

不一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  
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  
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  
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  
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當倉卒之頃而能抗辭以折權幸  
使之驚沮真大丈夫哉視當時之公卿閉口錯愕者誠  
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為誰千古之恨揚雄曰齊  
魯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箋杜詩者謂黃四娘者獨

何人哉因此以托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劉給事者  
言存而名泯其幸歟不幸歟

記徐元張旺史整

胡廣

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伐其主亶明年營都燕山二十  
九年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  
整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  
嬰城半年虜師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  
益疑宋得中原心決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僭人



不預焉。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至洛遣高景山王全來求釁。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記不見。陳桎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嘗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元張旺史整之徒。志本為宋。乃不能救。又不得一書於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冤受抑。何由獲伸。桎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公所記為定。因表著其事。

以雪元輩之枉

書某節婦事

李東陽

南京有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鞠二子以居二子既長俾事生業不克辦則相與為游蕩日以漸困朝夕弗能繼則相與為矯虔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謀稱其母為寡姊求富商嫁之約商曰吾姊義不嫁吾輩強之然尚弗慊必預具舟楫俟其登即解纜以行商從之二子又給其母曰吾父之存貧不能自活有一商者賙卹

之以有今日今其人以家屬至此幸一往謝之婦不可  
懇之至再乃登舟二子送入舟一子先躍於岸一繼之  
而舟已遠數十步矣婦呼其二子不應方訝之商曰此  
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顧為婦始悟其紿已也即  
解顏強笑語應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為能  
禍福人則謬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復恤矣惟吾夫之  
存吾有誓欲於茲廟有所報謝幸為我具雞酒我願畢  
當不至家而往無遺恨矣商亦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

呼於衆曰兒子鬻母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為我白之  
官乎於是諸保甲忿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予聞  
諸張都憲公實云

論曰嘗謂德義人心所同若彼二凶者其變也婦之節  
固無俟論顧其始覺也若稍露稜節必不見釋身死無  
所惜其何以泄忿鬱而暴其姦凶顧一轉眄間而念慮  
頓改含苦茹憤深自晦匿不惟不喪其守又卒伸其所  
欲為較之居常處順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蓋有烈

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予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因錄其事以紀事變且告夫知好德者

夏原吉傳錄

王鏊

洪武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太宗入轉戶部左侍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某齎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

目為之赤盛暑或持蓋至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  
涼決壅滯修隄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為患  
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  
之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  
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  
益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專錢以沮貿易禁包攬侵欺之  
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  
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怠事者公

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虔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親征北塞命輔導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宸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啟東宮京師肅然七月駕回北京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安民安叅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陛下之訓皇太孫遵行之

臣何功之有翊日上諭羣臣曰夏某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云不當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啐罵言官公獨奏



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上悅兩宥之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以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乃陞首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

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  
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  
我何與焉漢庶人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  
謀出於彼他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十九年議親征  
北塞羣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  
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  
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青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

北賓懼自縊遂併籍歸家命錦衣官立取公回至則方  
起厰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竢畢此不然恐有侵死吾  
安知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北征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  
古不勤遠畧之意命繫於內官監皇太孫屢請赦之上  
命中使覘之因問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之駕至榆  
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計至仁宗時為  
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

父皇已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上命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駕回命賜御厨饌咨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寬負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金寶香料各處關辦金銀課程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御座前或隨至便殿面決機務凡內外諸司所進章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

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癱伏於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不若因其請降許其復國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

蟻磯紀事

王宗聖

王子曰登蟻磯者取諸江上孤岑風景清絕而往事是

非姑寘之云昔劉備為荊州牧治安孫權憚之獻妹固好及備西權請歸妹備定益州時孫夫人還吳已十載羣下勸之納劉瑁妻為夫人後進為王后皇后尊為太后皆瑁妻吳氏蓋孫在劉僅五稔先主後主即位推尊俱不之及其稱夫人仍牧夫人是已權始謀諸內將於閨闈之內甘心備焉不可而迎歸事成孫夫人舟及磯且近建業自喟不忍見兄遂沒於磯則其死在備之先其即位也曷不加尊而表之乎或謂省母過灤江聞昭烈崩哀殞葬此山則其死在備之後禪

之即位又曷不推尊而表之乎若權母以己丑崩昭烈以壬寅崩謂壬寅省母歸則其所省者非既卒之母耶歸妹在辛卯省母在壬寅豈歸吳矣而又曷日返蜀耶要皆不經之言無足辨者使孫果為劉而死則其轟轟然貞心姱節可垂後世而烈穆二后傳未嘗少及之何也獨於穆皇后傳附見孫夫人然及其還吳之因而不及其死劉之故彼所欲有甚於生是豈輕死者耶人知操為漢賊不知權為漢賊孫夫人之死為劉所以為漢質諸綱常權視妹愧死萬萬矣予是以惜

陳壽之略於史也即壽銓叙或略而裴松之旁摭闕遺於此獨遺之何也大都孫氏死事莫詳意必有近似者是以國人義之俎豆血食歷宋元至於今我太祖平漢遡江次於磯龍袍香帛之貺政以其生直死靈而竒之也若夫雨暘愆期祝磯立應風濤怒驚往往委命必江之神也而神廟之麗江上抑流俗從夫人借以神其事耳磯頭有螺穴其磯絕類一小金山宜藝苑詞人古今操觚者弗輟

茂邊紀事

朱統



初諸君之徵詞為茂州叅將周繼勳贈也紉以邊隅學者  
不知四六之體乃戲為此而感時叙事不覺盡吐所懷內  
翰玉壘王子見之節去首尾為全勝樓記入威茂志愚意  
記體非似且不欲泯其顛末因稍增定為茂邊紀事

嘉靖丙申季春乙丑護林

茂州驛名

之北來遠

壘溪所驛名

之南

長寧古驛之墟

長寧驛今廢為堡有提營官戍守

穆肅兩河之會

穆肅堡名

兩河會其下極險隘南北糧運必經之地

有戎不軌倡自三溝

深溝淺溝橫水溝皆番寨

名羣醜弗威陰連二姓

大姓小姓

稔兇殘於殺越肆睥睨於

轉輸神矣梟鵠作慝惟窺日入秘如鬼域欺人至擬天

驕急峽鯨奔呼吸繫千人之命重關櫛比安危引一髮

之鈞天意伐謀地鄰告變

時報三溝糾大小旗山水磨  
兒立賴子高黃脊魚凡十寨

夜伏兩河口上下  
期以來朝劫運

周郎分閫

參將周繼勳

夜傳銅虎之符龔

尉名家

長寧提營  
指揮龔銳

早試金蒲之鏃羣餐大沮一芥不遺

兕出柙而猖狂豕負塗而躑躅嬰此方張之寇四路無

雙動皆以律之師三城有恃

賊既失望則反攻長寧統  
力主戰守深戒撫和龔銳

一日三  
戰皆捷

警聞參府建節星馳

周繼勳

令下岳希刻期雲合

岳希遠長官司坤元

累官都督何無忌之策勲獨將遊兵杜諸公

之敵愾松州遣騎臨翼移屯

時總兵何卿守松潘遣方和何禮輩援長寧遊擊將

軍杜欽自疊溪移駐穆肅

乃控上游互為策應蜀山吠日百爾隨聲

周轍驚霆紛如怒臂外結河西諸部日擾邊陲

河西巴猪黑水

歷日諸寨助賊攻長寧

內要山後諸酋徑趨我闕

茂州山後羅多魏磨白若羅打

占得失墮才主核

積威攸劫競傳市井訛言故態復萌

追咎轅門惜賞

各寨歲賞長寧路費銀一萬三千疊溪路八十以為常癸巳歲大中丞南澗楊

公率總兵何卿平五寨乘威盡革之止循故事存銀一千七百有奇量犒酒肉而已至是賊以為辭傳者從而

之和所賴九重神筭炳在琅函時惟兩院英名茂流錦里

才兼將相河陽潘岳之孫

大中丞方塘潘公

風樹紀綱吳郡陸

機之裔

巡按玉洲陸公

芻蕘竝採臂指相連遂收渙而定疑聿

勸忠而鼓銳三溪設險可塹可城

三溪自東路流出至茂城北山前合流西

入岷江 六哨分工且矛且錘臺因山澤圖永逸於暫勞陣

寄烏雲鎮大禁於至靜

山後諸酋頻年犯茂城官軍閉門講路而已至是相地於三溪

出師分據之衆無固志命即地為城西起岷江東極山巔東臺名之曰烏雲山墩西臺名之曰烏雲澤墩中為

烏雲

應兵隴木一戰枯摧梟俊黑橋羣奔瓦解

城僅起數尺賊

奄至衆倚為固隴木長官司坤兒卜即陣  
誅賊首哭卓羣賊奔據北山三日乃退  
核桃再熾達

觀花水之遺龍背夾持進扼燕崖之隘先人默奪劇寇

潜浦

賊既退志甚大聚于核桃溝誓衆肅隊將再入寇  
時新城漸高乃分兵進據北山各守要害期賊至

於燕兒崖擊之賊諜  
知不敢進半月自散伺間道於夜洄坐收要害  
時賊暗  
糾五寨

為亂獲夜洄  
誅之乃定獲細奸於時出巧中機宜旌旗與白日交

輝號令為雪山增重縱橫應敵三軍不損一人遠近執

俘一月豈惟三捷腰金貴介獨馳不測之巔手刃元兇

兩奪羣攻之具膚功尤烈脅從皆降  
初賊犯茂為四月  
三日長寧亦以是

日受攻幾陷龔銳身先士卒馳千仞巔崖斬哭竹巴  
奪其七梢砲而還如是日再歷日乃降餘賊皆解惟

彼深溝猶茲跋扈千仞翔而弗下藺石為驅萬夫蕙爾

莫前常山阻絕

深溝恃險惟據高下石長寧  
去穆肅僅十里不相聞矣

老師非計

密使與權昭物采以犒軍侈壺漿而屬道狼貪可笑甘

心葛伯之邀鳩毒胥懷駢首中山之卧荆棘介然成路

叱咤生風桑榆藉此收功壽張虧簣

四月二十四日遣  
使齋牲酒盛張鼓

吹聲言穆肅犒軍出深溝寨下賊爭奪酒羣飲之尋中  
毒死傷無數官道遂通將率龔銳輩搗其巢穴周繼勲

力沮

馬 光韜巨闕舌戟爭銛敵樹蕭牆筆鋒禦侮

時內外  
皆主撫

賞之議有以私憾媒孽執者因與之辨  
且促何卿來會公移私劉往來百計  
斷案得中丞之

斧辨失儀秦突圍迎驃騎之鞞歡交平勃既參而伍乍

合而離

五月十八日統至長寧迎何卿反覆論難日昃始定議偽為不協之狀而散密期二十八日會

劉深溝

虛實相形正奇互用鑿山通徑故左道以傳疑卷

甲銜枚忽中宵而乘懈懸崖壁立未遑鄧氏之羶分部

蟻登亟樹漢家之幟盡連碣於一炬燭萬劫之遺寬數

雜虜於橫戈刷千工

崖名之深恥至期統與周繼勳至自茂州何卿杜欽至自疊

溪部分指揮李嵩兵屯神溪溝龐振兵屯刀溪溝高智兵屯燕兒崖曹景兵屯魏磨墩各為進擊之狀留周繼

勲屯韓胡堡維舟江澗為欲渡之勢以輟二姓援賊之  
眾留高黃脊魚降者於穆肅諸堡以杜往來傳報之奸  
龔銳分兵由長寧上門路指揮蔣啟兵繼之坤兒卜坤  
元兵由長寧後山路法保繼之指揮曹克新兵由兩河  
口路長寧安撫司兵由長寧下門路杜欽兵由穆肅山  
路俱夜半銜枚緣崖而上凡越三嶺未明抵深溝寨襲  
殺守者合圍之焚其礮一百八十餘座火三日不絕何  
卿泊其子何希亮周繼勲杜欽各營其巔為進擊淺渾  
之規淺渾伊邇一夕亡唇老稚相攜四山崩角事懲姑息

恢張擒縱之規亂問厥由克制短長之命眾輸心而悔

罪爭縛巨魁至斷指而祈恩一遵約束淺渾乞降不許  
獻甲獻牛羊不

許淺溝縛送巨魁三人渾水縛送二人斬於軍前與深  
溝餘黨俱貢方物來降願受約束有斷指截耳以自誓



者  
剗牛泉杪飼馬雲端斲息仰天之窩勒銘張口之石

月初建未日則先庚黑水再清漢關重闢壯士歌而崑  
崙應妖氛淨而牛斗光偉哉主帥之功展也多賢之輔  
智慧信惟乘勢號咷終有同人徵調無煩旁縣不聞金

革公私大省居民盡仰幘幪

先是三司會議閱合省  
之兵檄書發而捷書至彼

媚嫉者何為竟捷幡乎何益嗟乎夷狄古無深治兵家  
未有常形處置得宜韓輿取捷忠邪易位陳塹為夷慎  
蕭氏之金甌白茅斯重碎范增之玉斗瓦礫何殊語要

無他任人而已邇歷年之多難慨當事之寡謀舍耕織  
於專門玉人受教狃採樵於近利天險爭雄千里徵兵  
驅市人而浪戰一言遣將率弟子以輿尸野心從此日  
驕士氣至今不振或吹葢而過計每破釜而失聲吝出  
納於平時急撫和於臨陣堂堂中國不羞城下之盟赴  
赴武夫盡剜心頭之肉校人飾詐謂彼昏而不知祈父  
招尤慘多瘠而罔詔馴致邇年之禍無如五寨之深鷺兒

雞公刀農  
鳥都鵝鵝

江山助彼金湯道路出其門戶防秋死別一

戍數千來歲生還什無四五擢髮已窮於甲士褴衣不

免於戶侯

所謂千工深恥也

彼美督軍呈身三宿

高智提督長寧時為賊誘

拘三宿四

有雄驍騎遮道千金

遊擊鄭爵阮於中途千金乃免

魏磨覘

我垣墉白若戕人肘腋有山如障來則高巢有坎如隍

覆同平地孤城鞏固誰開近賊之門福將尊榮莫究折

衝之志蒙茸北郭牧唱吞聲

茂城北門外田數千頃不敢牧放馬牛

咫尺

西橋鬼門騰號

茂城西門外鎮西橋號鬼門關

狗彘貴於人命

長寧堡嘗斃賊

天眾賊來攻得人命錢乃散

貔貅賤若草菅章璽稔兇神人共憤

章璽

茂衛指揮也誘賊要賂者十餘年後斃於獄

仵勲死事日月為昏

長寧堡百戶仵勲為

賊支

上帝聞腥旋轉廓清之運元臣秉鉞鑿開混沌之

天

即癸巳之舉時會計用兵之費三十萬調合省兵數萬

罪惡貫盈宜俾根株悉

拔險膚起信乃惟旦夕適圖腥血猶爭虞旌倏下倉皇

失措馬高已死之金喪亂既平人惜有功之袴健兒解

體髦士弛擔

乙未秋統承兵備之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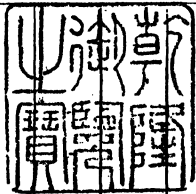
乏承殊類杞憂環視漠如越

瘠言猶在耳戎復生心試觀四起之塵夫豈一朝之故  
及今不戒尚事因循厥禍長流將何紀極彼其之子東

高閣乎幾年亦獨何心壞長城乎萬里塞胸諸難未聞  
決策聳人銷骨巧詞祇見幸災樂禍身如謀國何嫌殿  
上之爭賊已渡河尚作道旁之舍百年之算肯斂手以  
推棊六月之師但駕言於揮扇肩山欲蹶腹劍反攻太  
阿不識倒持宏詞何用手板已看倒執高論猶存嗟乎  
內有讒夫外多掠敵阪高難合息壤無盟肘雖掣而力  
自前踵未旋而亂遄沮人見田單厲氣遂收三月之功  
孰知神禹至誠會奏七旬之格豎儒幾敗乃事炎德方

隆蔡功惟斷乃成名賢在位匪人匪地惟動惟天蓋忠  
良不病于扼腕斯夷虜無憂於猾夏天冠地履自循萬  
古之常秋殺春生孰爽四時之令是非如鏡賞罰快人  
英雄有樂死之心沙漠盡宣威之地嗟乎室家安枕所  
重藩籬七齋奏功寧辭瞑眩靡盬莫非王事匪躬乃見  
王臣紫塞歸驂耆老垂漢官之涕青萍長價將軍全報  
主之身栢府持衡宏啟清平之宴  
兩院開宴  
名曰清平玉堂秉筆  
大書全勝之樓  
玉壘王  
子元正白面何能躬逢盛事彤弓載咏

共醉佳辰念一時共事之情成百折不回之義有痛更  
深于定惟亡乃保其存爰紀諸艱再申百韻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

三十七至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史殿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紀一

復徵曰紀事者專錄一人行事以備採擇之遺故以  
紀事括之而此云紀者凡一切山川風俗器皿皆得  
而紀之故別之以為一體

紀錦裙 唐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  
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幢皆組繡竒妙李  
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濶六寸  
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  
起率曲折一脰口中銜萼蔕輩右有鸚鵡聳肩舒尾數  
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  
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鎖結牙  
以相帶有若駮霞殘紅流煙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

壞牆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塗染盪緹環珮雲  
隱涯岸濃澹霏拂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  
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  
可狀也裏用繒綵下製綾尚如舊兩旁皆解散蓋折滅  
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  
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裙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辭繼於  
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

紀遊

宋蘇軾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  
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  
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  
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黔南道中行紀 黃庭堅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巫山尉辛  
紘傍崖尋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  
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為客煎茶過大悲

遵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游間一徑棧閣繞山腹下視  
深谿悚仄一徑穿山腹黠闇出洞乃明洞中略可容百  
人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立嘗有道  
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日中乃  
至蝦蟇碇從舟中望之頤頷口吻甚類蝦蟇也予從元  
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  
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潤可容數人宴坐也  
水流循蝦蟇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

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黃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黃牛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丁元珍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歸陸羽茶經紀黃牛峽茶可飲因令舟人求之有媪賣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夕宿鹿角灘下亂石如困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夫坐石

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  
隨磐石為几案牀座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為履  
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波濤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歸  
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猶澁不可飲試問  
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餅價甚平也攜至  
黃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捫得味既以享黃牛  
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乃知夷陵士大  
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傳子正也

紀任尸居林

釋如曉

予幻寄山寮喜牕有竹門有松砌有閒花庭有怪石牆  
角有梅籬落有菊中有蒲團旁有瓦竈行則隨行卧則  
隨卧幽哉斯室也昔皎然愛山水間卜棲於剡溪之上  
匾之曰閒閒堂予憶庚子秋赴海門居士之招曾叨居  
之較乎此室椽雖窄而多雅當易其額曰閒閒處更歌  
之曰祇有白雲閒不得時時出沒萬峰頭

峨眉山紀遊

明教英



嘉靖壬寅秋九月既望侍御狷齋謝公觀風至峨眉梅塘毛子渭野樊子暨予咸以職司從一日臺中無事毛子曰此中三峨之勝聞天下二三子願從公遊焉斯亦古人張弛之道也公曰我於此山興復不淺詰朝從公出北門由寶經樓入山逶迤渡蒼水橋過中峯寺度雙飛橋見一水奔流而來有石突然砥其衝乃分流二派由石梁飛下擊盪震撼宛宛趨龍門而去憇四會亭野趣清暉應接不暇有鳥飛鳴而過振響流韻如奏玉琴

西行數十里望見白水寺臺殿在翠微中如畫時日已  
啣山遂投寺宿焉五鼓既作從公上頂心坡石磴峻嶮  
而躋陟之險如登天然歷大雲壑小雲壑路稍平上胡  
孫梯又險上木皮殿梅子坡攀緣鐵鎖又險上雷動坪  
左右深壑黑不見底又險道左有禁語鐵牌山僧曰坪  
下巖洞為蛟龍蛇虺所棲其氣嘗乘烟霧而上故禁遊  
人緘口避之上八十四盤又險自入山至此多在雲氣  
中行忽仰見天角雲漏日光如金在鎔昭融絢爛不類

下方所見山僧曰日無異也但人在清高處與塵埃中  
光景自是不同至歡喜亭遂緩步度天仙橋入天門樊  
子請公題名刻石從之抵光相寺上大峨絕頂攬結秀  
色吞吐高明西望矚經臺及瓦屋諸山如列几案北顧  
玉壘青城諸山如聯培塿東視蜀江之流如衣帶俯瞰  
大峨之腰白雲平鋪周遭一色而中峨小峨蓋覆在下  
不見髣髴茫然如雪積平野月籠寒沙微風西來雲光  
滉漾又如洞庭彭蠡之間濤春浪激不可名狀公曰到

此境使人肝膽澄澈平生竒觀無踰此者俄有三鳥飛來形如畫眉佼如鳩有二鼠隨之比松鼠差小飼之以粒與人甚狎良久鳥鼠皆去山僧報曰佛光現矣相顧山腰雲氣上有彩色圓光一道小於車輪繼有一光大如車輪良久乃滅公曰此巖下必有寶藏之氣故雲襯之日射之光乃現若雲日不相薄則無此光彼謂光由佛現也謬哉已而雲氣漸散暮色蒼然公揖諸君退明日遂相與緣徑下山時雲飛木末雨意欲來公曰觀山

變態妙在烟雨中遂行既入城漏下二十刻矣明日謁  
公行臺公曰東坡有言山水放遊之樂自是人生難必  
之事故王羲之嘗欲一遊峨眉而終身不果又聞來遊  
此山者或不及時則雪封岩徑即有能至絕頂或值風  
雨晦冥敗興而還吾輩昨來之遊良愜賞心毛子於是  
請循晦翁登祝融峰故實揆藻抒詠以謝山靈公賦古  
詩為倡咸和之予不敏擴其槩紀之勒石山椒以諭諸  
後來之遊者

吳中園亭紀略 袁宏道

吳中園亭舊日知名者有錢氏南園蘇子美滄浪亭朱  
長文樂園范成大石湖舊隱今皆荒廢所謂崇岡清池  
幽巒翠篠者已為牧兒樵豎斬草拾礫之場矣近日城  
中唯對門內徐叅議園最盛畫壁攢青飛流界練水行  
石中人穿洞底巧踰生成幻若鬼工千溪萬壑遊者幾  
迷出入殆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祇園軒豁爽塏一花  
一石俱有林下風味徐園微傷巧麗耳王文恪園在閭

胥兩門之間旁枕夏駕湖水石亦美稍有傾圮處葺之  
則佳徐罔卿園在閭門外下塘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  
可醉客石屏為周生時臣所堆高三丈濶可二十丈玲  
瓏峭削如一幅山水橫披畫了無斷續痕跡真妙手也  
堂側有土隴甚高多古木隴上太湖石一座名瑞雲峰  
高三丈餘研巧甲於江南相傳為朱勔所鑿纜移舟中  
石盤忽沉湖底覓之不得遂未果行後為烏程董氏構  
去載至中流船亦覆沒董氏乃破貲募善沒者取之須

史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遂為徐氏有范長白又為余言此石每夜有光燭空然則石亦神物矣哉拙政園在齊門內余未及觀陶周望甚稱之喬木茂林澄川翠幹周圍里許方諸名園為最古矣

吳中歲時紀異

袁宏道

余偶閱舊志見范王二公書吳中歲時未嘗不歎俗之侈靡日漸而月盛也范志云吳中自昔號繁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好遊上元以



糖圓春糕為節食爆糯穀於釜中名字婁亦曰米花以  
卜一歲休咎寒食則拜掃墳墓四月八日浮屠浴佛重  
午以角黍水圓綵索艾花畫扇相餉七夕有乞巧會重  
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花糕十月朔再謁墓是日開  
爐不問寒燠皆熾炭俗重冬至而略歲節二十四日祭  
竈次夕田間燃高炬名照田蠶歲節祭饗用除夜祭畢  
則復爆竹焚蒼朮及辟瘟丹食物有膠牙飴守歲盤夜  
分祭瘟神易門神桃符之屬此范書宋事也王志云吳

中最重節物迎春日啖春餅春糕正月上元作燈市採  
松葉結棚於通衢下綴華燈燈有楮練羅帛琉璃魚鮓  
麥絲竹縷諸品皆綵繪人物故事或為花果虫魚之像  
其懸紙人馬於中以火運之曰走馬燈藏謎者曰壁燈  
其夕會飲以米粉作丸子油餠食之行遊五日而罷二  
月始和樓船載簫管遊山其虎丘天平觀音上方諸山  
最盛寒食戴麥掃墓清明挿柳端午饗角黍作雄黃昌  
陽飲簪艾葉榴花以辟邪七月七日為乞巧會釘果皆

曰巧重九飲菊酒食重陽糕及駱駝蹄十月朔再謁墓  
謂之燒衣節尤重冬至三日罷市馳賀一如元旦入臘  
併力舂一歲糧藏之藁囤經歲不蛀呼為冬舂米微黃  
曰囤心黃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竟夕爆竹各燃火爐  
於門外焰高者喜謂之扒盆田間燃長炬名照田蠶二  
十七日掃屋塵曰除殘除夜更春帖畫灰於道象弓矢  
以射崇此王書近代事也余觀二公所志皆歲時常態  
吳俗最重六月廿四日荷花蕩中秋日虎丘而皆不書

何也虎丘諸山之遊王志亦略載之然在今則尺雪層  
冰疾風苦雨遊者不絕何必二月始和哉夫俗奢必蕩  
蕩則窮民泰必驕驕則僭民窮而僭亂從生焉司世道  
者不能無隱憂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紀二

大明宮紀夢

唐孫樵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眇俛駭陰意靈怪  
暮歸魄動中宵而夢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  
皇帝繚瀛啟居廓穹起廬圜然而劃隆然而赫孰窳孰

陳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

太宗創立大明宮後高宗增修遂移仗焉下帝謂上

帝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勤

吾當廬陵錫武

天后即真天下號周廢中宗為廬陵王賜姓武氏

廟祐徹主

司禮

博士周宗奏增武廟為七削唐廟為五

吾則協二毗輔

謂梁公仁傑魏公元亮也

左右

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

五王興輦帝出東宮斬賊迎仙殿迫后歸政天后驚默還

卧明日革周復唐

吾則械二黠雛

謂昌宗易之也

俾即其誅胡獠飽脂

謂祿山也

踣肌齶骨驚血濺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

挈

肅宗遂即位於靈武

吾則激髯孽悖節

謂慶緒也

俾濟逆殺翼兩傑

憤烈

謂汾陽王及臨淮王

俾克斲滅薊梟妖狂

謂朱泚也

突集五堂縱

咏怒吞大駕驚奔吾則勵陰力剪其翼俾不得逃明殛

三革蝕黑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轅黃

延諫劓襟沃善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

太宗每遇行刑

謂之御諫

當稼吞螟吾則入瀆革濁

貞觀中河屢清

入囿肉角

貞觀中麟

見旬澤暮溥

太平十日一雨雨必以夜

斗穀視土

開元中斗米五文錢

吾見若

奸聲在堂諛舌在旁空聰怫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

罰失殺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

永崇總章中彗星屢

見反澤而沴蕩坤而坼

地有坼而復合終日不止

裂乾而石

天有裂而隕石

然吾留意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為設

今孰為缺籍民其凋有野而蒿

開元中籍戶九百萬今二百萬

籍甲其

虛有壘而墟

開元中籍府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寶甲總六十萬今天下兵仰給疲農而幕府多

虛者也

西垣何縮疋馬不牧

開元中北庭拒鄰門萬三千隴西平涼天水金城四郡息

馬疋至七十萬殺四十八監以使董之是時帛疋易馬一

北垣何蹙孤壘城粒言未

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

房杜姚宋

得是赫烈

老魅跡結爾曾何伐宰獲其慝

林甫敬宗

得是昏蝕魅怪橫



感爾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闔南俟需闔北  
俟霽矧帝城闐闐何賴窮邊帑廩如封何賴疲農禁甲  
飽犍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  
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太乙玄微記

明宋濂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有  
所不任唯日學操觚造為文章精思弗得罷極就寢夢  
一老父白髮鬢髻與雲鬪潔身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

徐而前招瀛謂曰若何疲思之甚邪吾乃太乙之精在  
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  
圖第言之吾當有以處若也瀛再拜曰下土蟣蟲臣不  
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復不以臣之微  
賤使吐其情愫臣雖無知敢不精白一心以承靈貺臣  
受氣於天孱弱而蒙庚戌之歲律中應鐘日在于氐地  
寒以風母妊七月臣體即降生未五齡百疾交攻熱火  
鬱木邪沴制陽肝氣動搖手牽目瞠謁醫視之謂為癩

癡毒艾焮膚其苦莫膺雖脫於虎口筋骸弗強有牛負  
輒有罇在場力既弗任田卒歲荒幸有書一束塵齧蝨  
戕振拂毆剔以佩以箴以嘜以嘗以求其方疲精竭思  
攻為文章窮年矻矻恒不知更變太乙曰吾聞心有所  
溺者必有所甚樂也若之所嗜如是將樂之邪抑弗獲  
已也濂曰臣為文之時獨潛闔廬五官內守形若檠株  
凡慮既澄運思希夷上升層霄下入重壚網緼庶彙彌  
布大區自形自色匪可數知一一攝之若禽在笥若獸

在周陸縱健距捷羽曾不得離其範圍及夫意暢氣熙  
與神合機岳盪河翻雷椎霆驅倏爾陰合歛然陽施鬼  
出電入載正載竒萬紵千變莫窮端倪雖身執台樞腰  
懸金魚饒羞熊蹯居飾璇題入則麗姝吹竹彈絲出則  
戎士負弩曳旂亦不足以踰其適臣實樂之初非有弗  
獲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業是者乎濂  
曰有之雖更僕不可盡也請陳其略昔有鉅儒曰太史  
遷豪氣孤騫濶視無前執筆著書動數萬言秘之金匱

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九天董生三策揚雄太玄相  
如大人退之五原若修若軾若輦之賢各有論著焜燿  
後先虎鳳騰躍韶鈞相宣汗瀾卓踔盤紆蟬連業之既  
專厥功乃全其功何居時磨研之耔之穫之湘之淪之  
炊之酌之使心樂之一日不治若芒刺肌六氣昏昏精  
神不來由是觀之古之人所業其亦有以哉太乙曰嘻  
若言陋矣知冠角顛胡之為象而不知弁冕纓綬之制  
知糗飯藜羹之為美而不知淳熬肝膋之味知吳歃楚

艷之為曲而不知夏獲武勺之音若言陋矣瀟於是憮然自失膝行而前俯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竊受教於先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自意已造其極不知猶未也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大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幸察臣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要道使臣聞之雖即死無憾太乙愀然不答瀟復殷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久太乙三歎而後言曰上堪下輿惟人中居厥初芒艾膏未有知埜鹿標枝蚩蚩狃狃聖人者出扶弼教基揭我

日月燭我冥馗所謂建生民極立天地心者是不有其道歟道雖亡形揆文可知典謨渾淳卦畫閎竒雅頌恢張禮樂威儀春秋謹嚴衮袞鉞誅不由於此去道遠而舍其根莖玩其葩葉而何以史遷諸子為且非文不行非文不章天子非文曷風四方諸侯非文莫守其邦卿大夫非文身鬱不揚士庶人非文卒過於鄉故云文者乾坤之精粹也陰陽之霸和也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館館也中國之采章也四夷之儀法也可不務乎彼辨

博馳騁以邪奪正是誣世也卑辭甘言藉威取寵是媚  
權也佞墓受金是非舛繆是罔利也氣亡魄喪慊慊不  
振是萎蕪也抽青媿白眩人耳目是聾瞽也若此者弗  
可枚舉其文乎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則異於是  
矣充於一身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於四國民物阜康  
政教浹洽筆之於書則可為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  
必有言若之志勤矣其亦慎所學哉言訖四方晦冥颺  
風上行仰視天門如有火光反而顧之太乙已亡瀛驚



而寤不知其為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櫝出著  
左右揲之掛而扐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百  
折旁岐俵俵安歸雖車堅馬肥終九顛而一濟或道之  
於崇朝載旌以驅歷國過都膳宰致餼司里授廬不亟  
不徐直抵夫玄聖之所居蓋復者不遠復也而重離又  
文明之象也此殆示子學文玄微乎瀟於是惕然悟悉  
燔毀筆硯取六藝燭温之未幾學果進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日記一

復徵曰日記者逐日所書隨意命筆正以瑣屑畢備  
為妙始於歐公于役志陸放翁入蜀記至蕭伯玉諸  
錄而玄心遠韻大似晉人各錄數段以備一體

于役志

宋歐陽修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于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郢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謨  
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日  
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會飲

晚乃歸余貶夷陵

己亥夜過邃卿家話別邃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滋  
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穆  
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橫于河幾敗家人  
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奕棋飲酒暮乃

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  
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武平  
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謨景純  
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期道滋復  
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擊方響穆之  
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別舟既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鏤見之

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庾廟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王孝恭相遇始識大理寺丞李惇裕洪澤巡檢顏懷王者錢思公在洛時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食畢解舟與飲者別春卿復相送以前晚入沙河乘月夜行嚮山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閘下黎明元均來遂至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於舟中安道會飲於倉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奕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議  
城西門門閉泛月以歸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綽  
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始聞  
君謨動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望亭作  
常州書自泊西倉至於楚望凡十有七日

甲申與懷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  
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間



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盡朽漫之惟經  
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存尤為絕筆歎息久之

辛卯飲僧于資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待  
涼以入客舟

癸亥次新冶禱江神得大魚

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已相識

辛未遣人之黃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已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已家

始中酒睡兄家

丙戌次塔子口觀魚望五鵝塵角望夫諸山

入蜀記

陸游

五月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閣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  
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  
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為  
之絕歎

六月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

名列水晶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  
堆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  
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  
過已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  
上俗謂之石翁石媪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  
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  
濶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  
駐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為

吾宋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憇李太白詩云南  
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  
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  
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  
江城外是日立秋

七月十六日羣集於道院歷遊城上亭榭有坐敞亭頗  
宜登覽城渚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晝影入溪中搖  
蕩如玉塢始知東坡玉塢卧微瀾之句為妙也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羣山  
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絕自金陵以西所  
未有也是日便風張颿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  
如山所察二千斛舟搖兀掀舞纒如一葉過獅子磯  
一名佛指磯巖壁百尺青林綠篠倒生壁間圖畫有  
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  
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  
秀拔正面山脚直挿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為閣登降

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  
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  
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  
下嵌巖竇穴怪竒萬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  
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  
其上如寶裘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  
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

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  
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  
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  
碧峰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他山可擬愈近愈秀  
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  
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  
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  
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

又有別祠在彭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彭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鶻甚多



十一日解州吳發幹約待夔州書因小留江口望廬山  
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  
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  
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腳插入赤沙湖此湖  
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  
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水牛至  
多往往數十為羣吳中所無也地屬興國軍大治縣

當是土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  
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  
孤臨江峰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漁  
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  
云西塞當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  
之句張文潛云危機插江生石色擘青玉殆為此山  
寫真又云已逢媼媚散花峽不泊艱危道士磯蓋江  
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為湍險難上拋江泊散花洲洲

與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猶未極圓盖望正在是夕空  
江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湧出平生無此中秋也  
十月六日過荆門十二培皆高崖絕壁巔巖突兀則峽  
中之險可知矣過培望五龍及鷄籠山峩峩正如夏  
雲之竒峰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培上有石穴正方  
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  
下峽州在唐為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為陝州元豐  
中郎官何洵直建言陝與峽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

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

夾

夾從  
兩入

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

夾從  
兩人

偏旁不同本不

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

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

黃魯直書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有競起者

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

圻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

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  
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  
灘山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  
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  
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繚山腹偃僂自巖下至  
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  
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  
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

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徹同道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洎石碑峽石穴中有石如老

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十二日早過東濡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旁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冷冷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輿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

美錄於水晶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  
門小纜裹文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  
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芝草竹筍仙人龍虎  
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  
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  
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叙  
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  
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



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解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蕪主簿右迪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冠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颼飄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

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  
天下幽竒絕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  
二三十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  
骨其下是為慈溪犇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  
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廨  
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為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  
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

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峰巒上入霄漢山脚直  
挿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竒然十二峰者不  
可悉見所見八九峰惟神女峰最為纖麗竒峭宜為  
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  
音往來峰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  
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  
峰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峰  
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異

也

二十六日發大谿口入瞿唐峽南壁對聳上入霄漢其  
平如削成仰視天如足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  
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  
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  
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  
灩澦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  
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

明 賀復徵 編

日記二

南歸日錄

明蕭士瑋

余讀歐公于役志陸放翁入蜀記隨筆所到如空中  
之雨小大蕭散出於自然昔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  
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妙耳若余此錄

殆晏元獻享客盤饌皆不預辦客至人設一空案一  
栝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數行之後談笑雜出案上  
遂爾粲然但請客亦須子細如或不知主翁樂客之  
意貪於飲食責其旋營客且怒矣故此錄亦未可輕  
以示人也即如空中雨點蕭散可人亦自閒靜者得  
之耳逃雨者想未必以為然也西昌蕭士瑋記

初十宿武城衛河一葦可航然中歲曲折舟行數程從  
木末望帆影似未移也道旁垂楊盡被髡鉗殊少張



緒少年之致

十七抵虞城暫南六十里渡河河莫怒於徐汴次之孟  
津似汴怒猶未歇也暫竟安而不怒矣初渡時微雨  
行二十餘里雨點漸稠人煙稀絕月為雲所厄苦不  
得明輿人以足代目人荷而手隨之手荷而踵隨之  
然猶時時陷泥濘中備極行路之難矣至公署漏已  
二下范濟略來拜持牡丹數種見餉新雨初盥之後  
香色明媚轉動照人余雖為雨苦然能為此花洗粧

亦可喜也把玩久之隱隱聞雞聲矣

廿六過泗州連阡度陌麥秀如雲見野鶴巢於高岡蹠  
躔容與夷然不屑一落樊籠毋論供人近玩性所不  
堪即寵以衛懿之軒亦安得閒曠如此夜宿連塘

初三遊北固從江上望諸山負勢爭高如張仲堅入扶  
餘踞險自雄意不肯降一望北固便如三千粉黛取  
憐一人縱迢迢天末亦有君恩不幸之嗟故登涉須  
靜嘗其情勢不獨賞其深秀而已

十七宿三過堂蘇子瞻嘗三過於此構李無廣山大川  
惟多幽溪高柯干雲低枝拂舫盤澗紆迴風煙出入  
深窈不可測置一精艇挾書畫鼎彝之類婆娑其中  
真可忘老此中貴人作園動費萬計踵華加麗幽韻  
盡矣乃知丘壑之美天留以惠逸人固非公卿所得  
享也

初二雨中上韜光霧樹相引風煙披薄足倦嘗地時踞  
石而坐時倚竹而息大都山之姿得樹而妍山之骨

得石而蒼山之營衛得水而活惟韜光道上能全有  
之初至靈隱求所謂樓觀滄海日門聽淞江湖者竟  
無所有至韜光了了在吾目中矣白太傅碑可讀雨  
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沸波竟夜不息靜聽  
幽韻喧極反寂

初三曉起看雲縷縷出山谷間若茶煙之在齋閣耳頃  
之百道狂馳奔騰如浪諸山汎汎水上行也須臾山  
盡失空水綢緼風煙一色久之漸歇有數點遙青挿

入雲際寺僧指余此海門諸峰也食罷尋李句鏤宅  
大約韜光善讓割其餘以予句鏤而益成句鏤之幽  
句鏤善借據其勝以傲韜光而反增韜光之妍過包  
莊溪流淙淙沂澗而行積石磊砢危而相支反而相  
捍水為石所厄則轟而成雷為風所捲則濺而成雪  
為潭所澄則曳而成練為壑所留則蒸而成雲但苦  
俗人胸無丘壑每以工巧損其自然更數十年亭臺  
盡毀位置盡失人巧廢而天工出欲謀老於其間矣

二十八澗兩壁夾一天一似天受其成形漸小漸狹  
漸迂漸縮俯而就於兩壁之約束天蓋在山中矣山  
左窮澗却避而趨於右已山右窮澗又忽跳而躍於  
左山之左右變而日之東西亦隨與俱變畫馬中斷  
又忽焉無際足為目誘多方以誤之則嘗地倍賒目  
為足導絕利以趨之則取境甚廉始而心與目謀復  
與足謀意所獨營足與目尚未肯退而聽也已而足  
代為目謀目代為足謀相得甚歡遂求路忘疲余特

往而從之耳度澗二分之二半倦而憩於禮安寺寺側  
有泉微津滴瀝清響不斷逕盤山盡渡以板橋憑石  
置屋大有幽致老僧宴坐其中殊可語

春浮園偶錄

蕭士瑋

三春為藝花樹所忙晝夜矻矻苦不得休以無益之  
事而累有涯之生自為亦太少矣然性分所至復不  
能已避暑蕭齋豐於暇豫濡筆研北聊紀歲時如農  
家晴雨歷也西昌蕭士瑋記

初五月色甚佳寂無人聲同季弟汎小艇繞湖一帶看  
山間竹柏影水面樹影竒絕

初六次公小艇初成同過陶菴夜汎曲池斷岸津連樹  
合踈鐙遠火明滅林間人語寂然不聞惟鐘聲荷香  
從風為有無耳

初七讀謝臯羽鑪峰三瀑記云睦上瘠民之巖畊者發  
土石趾如刃游肯綮如肋棄而復食故凡樹石竒玩  
之鄰於畊者殆無完景間有得全其天不毀以休息



於此土皆民之所棄也其勝處的然見於圖經者又為塵雜俗駕旦至而睨之毀畫贅龐以醜其外樸斷竅鑿以死其內與茲土為仇又有甚於民之所墾者士大夫每逢名勝輒施題詠覽此可無內愧此腹自負將軍山川何辜而波及之也

十三月涼如水纖翳都盡古木蒼寒宿鷺千百為羣明如積雪

十六物大不可以盈一寸之煙天下不足以薪以其無

已也精神物力之費猶是矣故能者養之以福

二十八晤楊寨雲吐納微至皆足以滋茂人讀書十年

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

初三晚坐湖頭水清若空晴雲輕拂水面皺綠軟紅光  
色奇絕

初五文章之妙固難以言但平日讀書稍辨雅俗落筆  
時略識慙愧遂不至大減裂耳艾千子自言戊午以  
後於古人深處頗有所窺為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

清之意而時流不察反以為江淹才盡此自關識者  
學問淺深觀其發言大有本領便不似新生之犢妄  
為鳴號也

十四課童治松間徑因形避就曲有微情

二十四與伯開季公尋石至玉華之腰石壁千尺泉流  
百折而下清響不斷中有石盤平滑如掌可坐可卧  
春來雨過雷轟雪濺當不知何似應共策杖一飽食  
其勝耳

十六季公復構小樓於春山閣之右一畝之宮曲折微  
至依水延山事事幽勝次公每至輒云勿多言但畢  
此生不出門為第一義耳

深牧庵日涉錄

蕭士瑋

憂病之餘閉門高卧而已季秋強起始入深牧庵收  
召魂魄為學道計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  
夫暫時忘照即同失候古人剪爪拭涕猶且不暇况  
有閒工夫為俗人怡悅地也陳瑩中云山川之有煙

雲草木之有華滋秀媚精進於道初不相妨吾姑從  
吾所好耳癸酉除日伯玉記

十一飯罷過陳秀才齋頭從煙煤蟲篆中搜得宋元逸  
集數種秀才為少宰靜齋曾孫先世藏書甚富今散  
逸殆盡有辰翁批點王荆公詩集箋注者為雁湖李  
璧注極可觀

廿四喻宣仲至諧語移日余酷愛其金牛寺詩誰云流  
水去長在寺門前劉會孟疑韋蘇州有癡手者今人

苦不能癡也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正是以癡得之

廿六同次公季公過楊寨雲觀子乙箏特達之極人不敢以用器狎之又商金熊尊頤隱肩高貌類支離筋肉怒張骨毛俱僨高三寸餘作半跏狀最後出梅道人竹卷跋有氣雖傷而益壯身因病而增竒之語五鯉圖上題徐熙二字道君瘦筋書也恨其不作凶波怒濤令人見之神思清壯僅貫以柳枝鮮秀倩美徒

佐朶頤之觀耳有皇長姊印王秋澗馮海粟二詩  
卅八歐公每讀子瞻文輒為終日喜贊皇與白傳不協  
終身不肯見其詞翰恐一見便為回心近日司文之  
吏率多痿痺於文章痛癢了無覺觸而歸獄於功令  
之嚴致病其忍於棄才不亦周內之甚乎試訊其永  
叔終日所喜何為文饒終身怕見何事則彼必憤憤  
余憫其憤憤故特發此平恕之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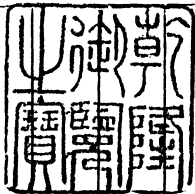
三十為晚桂紅葉色香所誘臨水踞石閒坐終日

初六寨雲過深牧菴雅語移日因言真淨文禪師操行  
如冰雪洪覺範是淨嫡子特贊其入骨風流余云蘇  
長公風流絕代亦由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有以  
致之耳不惟詩文不可無本領即朝夕哺啜寢處亦  
須求與俗遠也

初九讀唐子西詩頗多可喜然惟可喜故去唐人益遠  
息齋之竹真而不妙王之學華在形骸之外此處正  
可參耳



十四蘇子瞻問學道之要於神翁翁云閒好人必無心  
於事方乃得閒若避喧就寂中繫外搖總不閒耳  
十九唐鹿門子歲借書千卷於叅軍徐矩家酣飲至忘  
飲食暇則造任縣尉園亭林泉隱事恣用研詠因目  
之為二游余藏書不甚富然非宋元秘本不蓄一畝  
之宮林巒踈秀水石清潔時啓板扉咸落榻榻然皆  
取諸已而足視二游所得為多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